

江苏海州方言完成体标记“得”的语法研究

徐梦竹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0日

摘要

江苏海州方言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 处于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的交界地带, 其完成体系统包含“得”“了”两个标记。完成体标记“得”表达消极性完成。文章基于实地调查语料, 着重系统考察海州方言完成体标记“得”的句法分布、语法意义、语义选择限制, 并与普通话“了”进行对比, 探讨其功能属性与语法化路径。

关键词

江淮官话, 海州方言, 完成体标记, 得

A Grammatical Study of the Perfective Marker “De” in Haizhou Dialect of Jiangsu Province

Mengzhu X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September 8,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8,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0, 2026

Abstract

Haizhou dialect in Jiangsu Province belongs to the Hongchao subgroup of Jianghuai Mandarin, situated at the transitional zone between Jianghuai Mandarin and Zhongyuan Mandarin. Its perfective aspect system consists of two markers: de and le. The perfective marker de encodes negative perfective meaning. Based on field survey dat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grammatical meaning, and semantic selection restrictions of the perfective marker de in Haizhou dialect, makes a comparison with the Mandarin marker le, and explores its functional

properti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Keywords

Jianghuai Mandarin, Haizhou Dialect, Perfective Marker, D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连云港市位于江苏省东北沿海地区，北部与山东省接壤，是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的交界地带。市区海州区位于连云港市中部偏南，其方言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该方言的完成体系统包含“得”[tʰ⁰]“了”[lʰ⁰]两个标记，其中“了”的功能与普通话“了”大体一致，而“得”作为完成体标记用法特殊，呈现出鲜明的语义偏向性，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得”是汉语方言中分布广泛、功能多样的语法语素，其语法化路径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吴福祥(2009) [1]系统梳理了汉语及东南亚语言中“得”义动词的语法化链条，指出其普遍沿着“及物动词→动相补语→体标记”的方向演化。在江淮官话区内，已有不少学者对各地“得”的完成体用法展开研究：张其昀(2005) [2]首次提出扬州方言“得”是“消极性完成体标记”；胡德明(2008) [3]描写了安徽芜湖清水话的对象完成体标记“得”；王敏(2018) [4]分析了舒城方言“得”“着”“得着”的体功能差异。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苏中、皖北地区，苏北连云港海州方言的完成体“得”尚未得到系统的描写与分析，其句法特征、语义属性及在体系统中的地位都有待明确。

本文基于实地调查语料，首先系统描写“得”的句法分布与语法意义，结合体标记的判定标准界定其完成体标记身份；其次深入分析“得”对谓词的语义选择限制，揭示其消极偏向的具体表现；进而将其与普通话“了”进行对比，明确二者的功能分工与类型学对应关系；最后梳理“得”的语法化路径，探讨其消极语义偏向的形成机制。

本文语料来自对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的方言实地调查，调查范围以海州区为核心，兼顾周边城郊乡镇，选取海州区本地世居、长期生活于此的方言母语者作为被调查对象，排除长期在外定居、幼年即离开本地的受访者，以保证语料能够代表海州老派江淮官话洪巢片口音。

调查采用面对面口语访谈、情景诱导和例句核对三种方式开展。第一，自由谈话访谈，围绕日常生活、家务劳作、过往事件开展无拘束对话，自然采集口语原生例句；第二，情景诱导，设置不如意、损耗、变故、处置完毕等不同事件场景，请被调查者用本地方言复述场景，重点诱发完成体标记“得”的自然输出；第三，例句核对，参考已有江淮官话相关研究拟定测试例句，让被调查者判断句子是否符合方言语感、修改不合语法的句式，同时区分“得”与“了”的使用差异，记录合格与不合格句式。全部口语例句均做录音留存，同步转写方言口语文本并标注读音，剔除受普通话干扰的书面式表达，筛选出地道的方言用例作为本文分析的基础语料。

本次调查共访谈被调查者3位，均为海州区本土世居居民，母语为海州方言，无长期外地居住经历。被调查者1：女，74岁，海州区老城区居民，小学文化，一生主要在本地生活，为老派口音主要发音人；被调查者2：男，52岁，海州区海州街道居民，高中文化，家庭日常交际全部使用海州方言；被调查者3：男，27岁，海州区城郊居民，初中文化，工厂务工，方言语感稳定。调查以50岁以上老派发音人作

为核心语料来源，中青年发音人用于辅助甄别受普通话侵蚀的变异用法；文中所用例句均经两位及以上被调查者确认方言可接受，以避免个人言语习惯造成的偏误。

2. “得”的句法语义特点

2.1. “得”的句法分布

海州方言中“得”用在动词和形容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性状的实现或变化。常见格式如下：

2.1.1. V + 得

“得”作为完成体标记，最直接的位置是紧附于动词之后，构成“V + 得”结构，表示动作的完成。这类格式中，动词多为动作性较强的及物动词。该结构的核心句法特征是：动词后不再带宾语，受事成分须通过话题化或介词提前等方式移至动词之前。例如：

- (1) 你帮饭吃得。你把饭吃完。
- (2) 你等我带介把牌打得。你等我把这把牌打完。
- (3) 作业写得你再去玩。作业写完你再去玩。
- (4) 饭弄得、衣服洗得、地拖得，家务事都我干得。饭做了、衣服洗了、地拖了，家务事都我干了。
- (5) 吃得！吃了！
- (6) 海得！忘记得！坏了！忘记了！
- (7) 就让我一个人打扫得啊？就让我一个人打扫完啊？

例(1)(2)中，受事宾语“饭”“这把牌”通过介词“帮”“带”提前至动词前，动词后空位，“得”直接附着于动词后。从句式上看，这两例属于把字句；从句类上看，属于陈述句，用于陈述某动作即将或已经完成。例(3)(4)中，受事成分直接移至句首充当话题，动词后附“得”，构成受事主语句。二者的区别在于语用功能：例(4)为单纯的陈述句，用于报告事件结果，强调受事因动作而进入新状态；例(3)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为紧缩句。例(5)(6)中，动词均以光杆形式出现，无宾语。例(5)为祈使句，说话人以“得”标记动作完成，同时传达催促或指令。例(6)为感叹句，说话人抒发因动作完成而产生的懊恼、惊讶等强烈情绪。例(7)中，动词“打扫”以光杆形式带语气词“啊”，构成疑问句。说话人以疑问形式表达不满或反诘，“得”仍标记动作完成，但全句功能已转为语用层面的反问。

上述例句表明，“V + 得”结构在句法上强制要求动词后空位，受事成分须通过介词提前或话题化移至动词之前；在句类上，该结构可进入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疑问句及紧缩句，表现出完成体标记在句法分布上的多样性与功能上的适应性。

2.1.2. A + 得

此类格式中，“得”作为完成体标记附着在一些形容词后，强调事情有了某种结果或变化。该格式主要用在受事主语句中。例如：

- (8) 介下海得，我赶不上车了。这下坏了，我赶不上车了。
- (9) 鱼都臭得才晓得吃。鱼都臭了才知道吃。
- (10) 我衣服破得。我衣服破了。
- (11) 才拐两袋米就嚷得。才背两袋米就累了。
- (12) 他都饱得了还吃。他都饱了还吃。

上述四例都表示人事物在某一时刻已经生成了某种结果或发生了某种变化。动作的完成和结果的生成不同。结果生成但动作不一定完成，如例(12)“饱”是已经生成的结果，但“还吃”表明“吃”的动作

并没有完成。同理,动作完成但结果不一定生成,如“他都吃得饱了也没吃饱”,“吃”的动作已经完成但“饱”的结果并未生成。

2.1.3. V + 得 + O

此类格式中,“得”附着于及物动词后,标记动作对受事的处置或消耗已经完成。宾语必须包含物量性量词短语,不可为光杆名词。光杆名词宾语必须借介词或话题化提前至动词前(参见 2.1)。宾语名词中心语在会话双方共享所指时可脱落,若受事为新信息或需强调时则须说出。例如:

- (13) 我都吃得两碗饭了。我都吃了两碗饭了。
- (14) 摔得两块钱有什么好哭的?摔了两块钱有什么好哭的?
- (15) 我就用得一点油她就不高兴了。我就用了一点油她就不高兴了。
- (16) 你看她拿得那些着礼品回来。你看她拿了那么多礼品回来。
- (17) 一共就拿几张红纸回来,你都浪费得两张了。一共就拿几张红纸回来,你都浪费了两张了。

汪化云、姜淑珍(2023)[5]阐述老派杭州方言“动 + 得”格式在表示习惯性行为、将来事件或假设性条件的句子中,其后可以出现光杆名词宾语。这也符合海州方言的情况,但与受事前置相比仍不够自然。例如:

- (18) 吃得饭就去。吃了饭就去。
- (19) 饭吃得就去。饭吃了就去。

2.1.4. V + 得 + C

此类格式中,补语须为动量性或时量性量词短语,量化动作发生次数或持续跨度。例如:

- (20) 米都吃得好几天了也不晓得买。米都吃掉好几天了也不晓得买。
- (21) 破衣服摆得好几回你又捡回来。破衣服扔了好几回你又捡回来。

2.1.5. A + 得 + C

此类格式中,补语为量词短语,描写性状持续的时间或性状变化的数量幅度。例如:

- (22) 瓜都烂得两三天了。瓜都烂了两三天了。
- (23) 衣服湿得一大片。衣服湿了一大片。
- (24) 我瘦得好几斤咧。我瘦了好几斤了。

2.1.6. V + C + 得

此类格式中,动词后可附加结果补语或简单趋向补语,构成动补结构,复合趋向补语不予允准。“得”居于动补组合末尾,标记状态结果的实现。例如:

- (25) 我饭弄多得。我把饭做多了。
- (26) 车子摔散得。车子被摔散架了。
- (27) 我带他路走错得。我带他走错路了。
- (28) 你做介事就不给人笑死得吗!你做这事要被人笑死了!
- (29) 东子被他拿走得。东西被他拿走了。

2.2. 海州方言完成体标记“得”的语法意义

本节围绕海州方言“得”的完成体标记属性展开,从判定标准、语法内涵、时体特征三个层面进行阐释。

2.2.1. 完成体标记“得”的界定

用四条标准来为体标记作界定：① 意义的虚化；② 结构关系的粘着；③ 功能上的专用；④ 语音的弱化(轻声或合音)。根据这四条标准，本文对“得”是否是体标记进行判定：

第一，从意义上看，“得”在海州方言上述六类格式中均已虚化。近代汉语及早期官话里“得”尚保留“获得、达成”的动词实义，或作能性补语标记；但在海州方言中，“得”附于动词或形容词后，只表示动作行为已经完成或状态属性的变化已经实现，不具备动词或形容词的词性，也不负载“获得”义。例如“瓜都烂得两三天了”中的“得”，紧跟在形容词“烂”后，表明由完好到腐烂的属性变化已然落定并持续，无实义。

第二，从结构关系上看，“得”只能跟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粘附性高。光杆名词受事须借话题化或介词提前置于动词前；若宾语以量词短语形式保留，则置于“得”后。“得”始终紧贴谓词核心之后，与谓词联系更为紧密。去掉动词或形容词后的“得”无法表达完成体范畴。且“得”与谓词之间不容副词等成分插入，足见其粘着性。

第三，从功能上看，“得”虚化程度高，只能表示完成体范畴，并且可以用于已然与未然这两种时间状态上，如反问句“你做介事就不给人笑死得吗”中，表未然语境下的必然完成与极限结果。

第四，从语音上看，“得”本为入声字，在海州方言实际语流中读轻声，声调弱化，与动词或形容词连读时进一步弱化，符合体标记语音弱化的表现。

综上可得，“得”符合界定体标记的四项标准，且表消极性的完成，可以界定为完成体标记。

2.2.2. 完成体标记“得”的语法意义

海州方言中“得”作为完成体标记表示两种语法意义：一是动作或变化在某一参照时点已经完毕；二是表示动作或变化在某一参照时点已经产生了某种结果[6]。动作或变化的完成与结果往往带有消极意味，指所涉及的对象已经不复存在，或其主体性质已偏离正常、原有的状态。

2.2.3. 时体适配性

从时体适配来看，“得”作为完成体标记，表达的是动作或变化的终点达成，并不绑定绝对的已然时间。它既可以用于表述已经发生的事件，也可以与“要、快、快要”等表即将发生的时间副词共现，指向接近达成终点的未然事件。例如：

(30) 作业都要写得还还不抓抓紧。作业都要写完了还不抓紧。

(31) 人快死得了肯定想吃什么吃什么。人快死了肯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这类用法中，“得”仍然标记动作或状态变化的完成，只是参照时点前移至接近终点的将来时刻，表达“即将达成完成状态”的含义。它与前文反问句中的未然虚拟语境“你做介事就不给人笑死得吗？”共同说明，“得”在时间指涉上具有灵活性，其核心是“完成视点”而非“过去时间”。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在未然语境中，“得”仍遵循后文 2.3 节所述的消极性选择限制。例如正向性状变化只能说“天要亮了”，不能说“*天要亮得”，与已然语境的语义选择一致。

2.3. “得”对谓词的消极性选择限制

谓词是充当谓语核心的词类，包含动词与形容词。从句法位置看，海州方言完成体标记“得”可附着在动词、形容词之后，但对谓词存在较强的语义选择限制：优先选择自带消极语义特征的谓词；对于中性谓词，则要求整个事件语境能够推导出消极、耗损、偏离常态的结果。下面分别从动词性谓词、形容词性谓词两方面展开讨论。

2.3.1. 对动词性谓词的选择

按照事件语义，可以把动词性谓词分为消极、中性、积极三类。

(a) 典型搭配：脱离主体、消失、减损义动词

“得”优先搭配单音节及物动词，动词本身或者所处句式表达客体脱离原有主体、事物消失或者事物耗损的语义。这类动词具备[+减缺][+消损][+内在完结]的语义特征，事件指向客体受损、消耗或者情状走向终结，与“得”标记消极性完成的语义高度适配。例如：

(32) 那条裤子太大了，被我退得。那条裤子太大了，被我退了。

(33) 我脸上印子消得了。我脸上印子消了。

(34) 大姑打麻将输得一百多块钱。大姑打麻将输了一百多块钱。

例(32)裤子被退回，客体脱离领有者；(33)印记消散不复存在；(34)钱财发生损耗，事件都带有客体消损的内涵。

(b) 中性动词进入“得”字句

吃、写、弄、打、拿、买等动词属于中性动作动词，词义本身不带有褒贬。中性动词带“得”所获得的消极解读，其来源为“得”作为消极性完成体标记所携带的[+完结][+耗尽][+消损]语义与具体事件语境的作用：一旦事件被“得”标记为“对受事的处置或消耗已经完成”，整个事件便自然带上资源耗损、量多超支、结果不如意的消极色彩。从句式看，中性动词带“得”存在两种结构实现，消极义并无差别。

(i) 宾语前置式。动词后空位，“得”凸显动作的彻底完结与受事的耗尽。如：

(35) 豆腐被买得了，我没买到。豆腐被买完了，我没买到。

受事“豆腐”前置作话题，动词“买”后空位附“得”，强调“买”已彻底完成、豆腐被买光。

(ii) 宾语后置式。宾语以物量性量词短语形式置于“得”后，如2.1节例(13)“我都吃得两碗饭了”、例(16)“你看她拿得那些着礼品回来”。此格式中，量词短语为“得”的完成义提供量度，表示“已经处置/消耗了如此多的量”，同样传达资源损耗、量多超支的消极意味。如：

(36) 钱都花得几百块了，东子还没买到。钱都花了好几百块了，东西还没买到。

动词“花”为中性动词，宾语“几百块”量化已消耗的钱财，“得”标记这一消耗已经完成。

(c) 排斥项

下列三类动词一般不能直接后附完成标记“得”，使用“得”句子则不合法，须改用完成标记“了”，反映出“得”系统性的语义筛选条件：

(i) 增益获得类动词：*挣得钱/*升得职/*长得个子。表挣钱、升职、长高，只能用“了”。

(ii) 心理认知类状态动词：*懂得了/*喜欢得。心理认同、认知类正向动词用“了”。

(iii) 非完结持续动词：*等得三天/*住得北京。非完结持续动词用“了”，如“等了三天”。

这三类动词均因缺乏“可终结性 + 消极取向”而被“得”排斥。足见能否带“得”，取决于动词事件是否具有可终结性并指向消极取向，单纯的状态持续或正向获得均不与之兼容。

2.3.2. 对形容词性谓词的选择

能够进入“A + 得”格式的形容词，大多是动态变化类形容词，表达事物偏离原本正常状态、向坏方向发生改变，多为单音节。例如：

(37) 破得/臭得/烂得。表破损、变质、腐烂。

(38) 湿得一大片。表物件受损，受湿范围扩大。

(39) 瘦/胖得好几斤。表体态向不理想方向变化。

(40) 海得/瘦得。表事情坏掉、人疲累。

这类形容词语义特征记作[+状态改变][+负向偏离原有状态][+变化结果已经实现]。静态性质形容词一般难以进入“A+得”；中性、正向变化的形容词后接“得”会受到严格限制。如：

(41) *亮得天亮了/*大得长大了。正向性状变化要使用“了”。

(42) *好得(指病痊愈)。表达病愈，只能说“好了”。

3. 海州方言完成体标记“得”与普通话“了”的比较

3.1. 完成体标记“得”的功能属性及其与“了”的分工

海州方言中，“得”与“了”可以共现于同一句子，构成“谓词+得+了”格式，如“我衣服破得了”。此时“得”紧附谓词之后，标记动作的完成或状态变化的实现，功能相当于共同语的动态助词“了₁”；句末“了”标记事态变化已成为新情况，功能相当于共同语的语气词“了₂”。二者的功能分工，与共同语“了₁/了₂”的区分具有类型学上的平行性。以下从三个层面论证“得”的基本功能仅相当于“了₁”，而“了₂”的功能由句末“了”独立承担。

第一，句法分布。“得”紧附于动词或形容词之后，占据谓词后、宾语/补语前的位置。当谓词后带宾语或补语时，“得”位于谓词与宾语/补语之间，如“我都吃得两碗饭了”“衣服破得两道口子”；当谓词后无其他成分时，“得”位于句末，如“衣服破得”。这一分布与共同语“了₁”完全一致，而“了₂”总位于全句末尾。若“得”本身已包含“了₂”的功能，则“得”与“了”共现的“破得了”应因语义冗余而不合法；但该格式在海州方言中自然成立，说明二者功能不重合、各司其职。

第二，语义测试。光杆“破得”侧重陈述状态变化已经发生，本身不必然带有“新情况”的强烈语气；“破得了”才显性表达“衣服破了，这是现在的新情况”这一事态判断。“了₂”的核心功能是标记事态变化，这一功能由句末“了”独立承担，“得”本身不足以覆盖。也正因为“得”不占“了₂”的位置，除该位置被疑问、感叹语气词占据的情形外，海州方言的“得”字句大多可以在“得”后再添加一个事态语气词“了”，如“破得了”“摔散得了”。

第三，跨格式平行性。动词后的“得”功能相当于共同语的“了₁”；形容词后的“得”在句法分布和共现行为上与动词后“得”完全平行——二者均可带数量宾语/补语，均可与句末“了”叠加。没有证据表明同一标记在不同词类后功能突变为“了₂”。因此，将“得”统一分析为完成体标记(≈“了₁”)，将句末“了”分析为事态语气词(≈“了₂”)，是最为一致的处理方案。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得”的功能并非在所有句法环境中都严格等于“了₁”。当“得”以光杆形式位于句末、其后不再有任何成分时，它同时占据“谓词后”与“句末”两个位置：既标记动作的完成或状态变化的实现，又借助句末位置传达“事态已成为新情况”的意味，功能上相当于共同语的“了₁₊₂”。这一用法与“得+了”共现格式形成互补——在共现格式中，“得”与“了”分工明确，各相当于“了₁”和“了₂”；在光杆句末格式中，“得”一身二任，功能合并。

综上，海州方言的体标记系统具有分析性特征：共同语中融合于“了”这一个形式的双重功能“了₁+了₂”，在海州方言中既可通过“得+了”共现拆解为两个独立标记，也可在光杆句末环境中合并于“得”一身。这一分化不仅在动词后成立，在形容词后同样成立，形成系统性的类型对应。

3.2. 普通话“了”与海州方言完成体标记句法分布

为进一步从句法分布的实证层面论证海州方言“得”与“了”的分工模式，及其与普通话“了₁/了₂”

的类型学平行性，本节以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7]归纳的普通话“了”的句法分布框架为参照[8]，按事件终结状态与预期之关系分类，逐一对应海州方言的表达形式，系统呈现两种完成体标记的分布规律与使用倾向，具体对比见表1。

Table 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the Mandarin particle “le” versus the Haizhou dialect’s perfective marker

表 1. 普通话“了”与海州方言完成体标记句法分布对比

句法分布	事件终结状态 与预期之关系	普通话	海州话
1) V + 了 ₁ + O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我买了三张票。	我买了三张票。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我掉了两块钱。	我掉得/了两块钱。
2) V + 了 ₁ + O + 了 ₂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我已经写了回信了。	我已经写了回信了。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我已经花了好多钱了。	我已经花得/了很着钱了。
3) V + 了 ₁₊₂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他已经来了，不用打电话了。	他已经来了，不用打电话了。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我忘记了。	我忘记得/了。
4) V + 了 ₁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我听了很高兴。	我听了很高兴。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这张纸可以裁了糊窗户。	介张纸可以剪得/了糊窗子。
5) A + 了 ₁₊₂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一会几天就亮了。	一阵天就亮了。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鱼臭了。	鱼臭得/了。
6) V/A + 了 ₁ + NumP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我在北京只住了半个月。	我在北京就住了半个月。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a) 工资减了一半。 b) 大白菜卖了二十天。 c) 房子坏了二十年。	a) 工资减得/了一半。 b) 大白菜卖了二十天。 c) 房子坏得/了二十年。
7) V/A + 了 ₁ + NumP + 了 ₂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a) 他来了两年了。 b) 他病好了两年了。	a) 他来了两年了。 b) 他病好了二年了。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a) 春节过去了半个月了。 b) 鱼臭了个把星期了。	a) 春节过得/半个月了。 b) 鱼臭得/了个把星期了。
8) V + 了 ₁ + NumP + O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我一共才念了两年大学。	我一共就念了两年大学。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a) 我才卖了二斤小菜。 b) 我卖了五年西瓜。	a) 我才卖得/了二斤小菜。 b) 我卖了五年西瓜。
9) V + 了 ₁ + NumP + O + 了 ₂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我教了二十年书了。	我教了二十年书了。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a) 我丢了二十块钱了。 b) 我卖了二十年菜了。	a) 我掉得/了二十块钱了。 b) 我卖了二十年菜了。
10) V + O + V + 了 ₁ + NumP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我教书教了二十年，深知其中甘苦。	我教书教了二十年，很清楚其中的甘苦。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a) 我卖菜卖了二十年。 b) 我卖大白菜卖了几十颗。	a) 我卖菜卖了二十年。 b) 我卖大白菜卖得/了几十颗。
11) V + O + V + 了 ₁ + NumP + 了 ₂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我教书教了二十年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	我教书教了二十年了，介种情况还是头一次碰到。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a) 我卖大白菜卖了几十颗了。 b) 我卖菜卖了二十年了。	a) 我卖大白菜卖得/了几十颗了。 b) 我卖菜卖了二十年了。
12) O + V + 了 ₁ + NumP + 了 ₂	常态达成/正向增益	冷水澡我已经洗了十年了。	冷水澡我已经洗了十年了。
	负向偏离/资源消损	a) 大白菜我已经卖了几十颗了。 b) 大白菜我已经卖了二十年了。	a) 大白菜我已经卖得/了几十颗了。 b) 大白菜我已经卖了二十年了。

4. “得”的语法化路径

海州方言完成体标记“得”并非凭空产生，其演化总体符合汉语“得”字语法化的普遍路径。吴福祥(2009) [1]已系统论证，汉语及东南亚语言中“得”义动词普遍沿着“及物动词→动相补语→体标记”的方向语法化。本节以此为参照，结合海州方言的共时语料，梳理“得”的演化阶段，并说明其消极性偏向的形成机制。

4.1. 演化的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及物动词“得”

“得”的本义为“获得、得到”，是典型的及物动作动词，可独立作谓语、带宾语。这是所有“得”字语法功能的源头。近代汉语中“得”的动词用法已十分成熟，如“买得一本书”“求得功名”。

海州方言中，“得”的独立动词用法已基本衰退，主要保留在固定结构或熟语中，但其语法化的源义基础清晰可辨。后文补语标记、完成体标记的用法，均由“获得”义引申而来——动作达成并获得结果，是“完成”义的语义源头。

(2) 第二阶段：动相补语标记

随着使用频率提升，动词“得”的“获得”实义逐步淡化，附着于谓词之后，侧重标记动作达成、产生某一客观结果，演变为动相补语标记。这是实义动词向体标记过渡的核心中间环节(吴福祥 2009 [1]；汪化云、姜淑珍 2023 [5])。

动相补语与完成体标记存在本质区别：动相补语属于句法层面的补语成分，语义上描写动作带来的结果状态，仍保留较强的实义色彩；完成体标记属于语法体范畴，语义高度虚化，只标记事件在时间上的完结与实现，不描写具体结果。

海州方言共时系统中保留了该阶段的典型痕迹，即 2.1 节归纳的“V+C+得”格式。例如“摔散得”“弄多得”“走错得”中，“得”附加在动补结构末尾，并非单纯宣告动作完结，而是重在强调动作造成的客观结果状态已经落地实现，仍带有浓厚的结果补语属性，可视作“得”由动相补语向完成体标记演化的共时表现。

(3) 第三阶段：消极性完成体标记

当“得”进一步虚化，语义上不再强调“获得结果”，而专指“动作终结、状态达成”，句法上彻底粘着于谓词之后、不能独立使用，语音上弱化为轻声，就演变为成熟的完成体标记。

根据四项标准，海州方言的“得”已完全进入这一阶段。与其他方言不同的是，海州方言的“得”在演化过程中固化了消极性语义偏向：高频用于客体消损、状态变坏、结果不如意的事件，最终形成了“消极性完成体标记”的专属功能，与通用完成体标记“了”形成分工。

4.2. 消极性偏向的形成动因

海州方言完成体标记“得”的消极语义偏向，并非单一因素促成，其动因主要有三：

其一，源构式的语义浸染固化。“得”的源义“获得”本身为中性语义，但其动相补语阶段的高频使用语境，为消极偏向的形成埋下了基础。在“V+C+得”构式中，“得”原本用于强化动作结果的实现；而在日常口语交际中，不如意、非预期、耗损类的结果更容易成为交际焦点，使得该构式高频出现在消极语境中。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 [9]在考察汉语语法化的诱发机制时指出，语用推理的高频复现会逐步规约化：原本依附于特定语境的临时会话含义，经长期高频使用，会逐渐脱离对语境的依赖，固化为语

法形式本身的稳定编码意义。这一规律在海州方言“得”的语义演变中体现得十分清晰：当“得”从动相补语向完成体标记持续虚化时，其长期伴随的消极语境义也随之沉淀下来，使得最终形成的体标记“得”带上了天然的消极语义倾向。也正因此，“吃、买、拿”等本身不带有褒贬色彩的中性动作动词，一旦进入“得”字构式便会自然生出资源耗损、量多超支的消极解读——这种消极义并非源自动词本身的语义，而是来自动词与“得”组合构式所固化的规约含义。

其二，体标记系统分工。海州方言已存在通用型完成体标记“了”，可覆盖积极、中性、消极全部事件类型。在这样的语法系统中，为避免功能冗余，“得”在语法化过程中发生语义收缩，逐步退出积极、中性事件的表达，限定在消极完成的语义域，最终形成“通用标记(了)+专用标记(得)”的互补格局。

这种分工同时提升了系统的区别度：通用常规事件用“了”，消极、非预期、耗损类事件优先用“得”，二者各司其职，表意更精准。这也解释了为何积极增益类动词、正向性状变化严格排斥“得”——该语义领域已由“了”完全覆盖。

其三，区域平行演化的接触影响。这种消极性完成体“得”并非海州方言的孤立创新。同属江淮官话的扬州方言(张其昀 2005 [2])、芜湖清水话(胡德明 2008 [3])、舒城方言(王敏 2018 [4])，“得”均呈现出相同的消极语义偏向，属于江淮官话区域的平行语法化现象。海州方言位于江淮官话北缘，与区域内其他方言具有一致的演化方向，不排除方言接触带来的扩散效应。

总体而言，海州方言“得”的语法化，既遵循了汉语“得”字演化的普遍路径，又在区域特征与系统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自身的语义特点，是共性规律与个性变异共同作用的结果。

5. 结语

本文以江苏连云港海州方言的完成体标记“得”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查语料，系统考察了其句法分布、语法意义、语义选择限制，并与普通话“了”进行对比，进而梳理了其语法化路径与消极偏向的形成机制。

研究表明，海州方言的完成体系统由“得”与“了”两个标记共同构成。其中“得”是专职的消极偏向性完成体标记，基本功能对应普通话的动态助词“了₁”，仅分布于消极或非预期偏离的语义语境，对动词、形容词性谓词都具有严格的语义选择限制。从句法分布看，“得”可进入“V+得”“A+得”“V+得+O”“V+得+C”“A+得+C”“V+C+得”六类格式，句法位置严格对应“了₁”；句末“了”则对应普通话的事态语气词“了₂”，二者可分可合，形成“通用标记+专用标记”的互补格局。与普通话融合式的“了”相比，海州方言的体标记系统呈现出鲜明的分析性特征。

从演化来看，海州方言“得”的发展总体符合汉语“得”字语法化的普遍路径，经历了“及物动词→动相补语→完成体标记”的演化过程。其消极性偏向的形成，是语用推理高频化带来的语义浸染固化，系统内部功能分工以及区域平行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江淮官话区域的共同特征。

参考文献

- [1] 吴福祥. 从“得”义动词到补语标记——东南亚语言的一种语法化区域[J]. 中国语文, 2009(3): 195-211+287.
- [2] 张其昀. 扬州方言“消极”性完成体标记“得”[J]. 中国语文, 2005(5): 468-473+480.
- [3] 胡德明. 安徽芜湖清水话中对象完成体标记“得”[J]. 方言, 2008(4): 325-328.
- [4] 王敏. 安徽舒城方言完成体标记“得”“着”“得着”[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59-63.
- [5] 汪化云, 姜淑珍. 杭州方言的完成体助词和事态助词“得”[J]. 语言研究, 2023, 43(4): 1-10.
- [6] 李小凡. 苏州方言语法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 [7]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8] 范彦. 湖南华容话完成体标记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0.
- [9] 刘坚, 曹广顺, 吴福祥.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J]. 中国语文, 1995(3): 161-169.